

谢文礼

黑匣喋血记

86
I247.4
159

黑匣喋血记

谢文礼 著

群益堂



B

133566

黑匣喋血记

谢文礼著

*

群益堂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
黄冈报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,125印张 173,000字

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1,300

统一书号：10108·121 定价：1.25元

目 录

黑匣喋血记.....	1
峡江疑影.....	97
武 魂.....	177

黑 匣 喋 血 记

第 一 章 扬子江畔 金彪受命 城隍庙侧 拳师识友

辛亥年间，春寒料峭。暮色中的扬子江畔，冷落萧条，只有被压弯身腰的垂柳在寒风中瑟缩。蹲立在大江两岸的龟山和蛇山，象两个庞然怪兽虎视着江面。外国的商船停泊在码头，敞开贪得无厌的黑色舱门，扯着星条旗、米字旗、太阳旗的外国舰艇，横冲直撞地在江面上游弋。黑魑魃的扬子江，蒙受着无尽的悲伤和忧愁。

一位二十几岁的壮汉，紧蹙着一双剑眉，瞪着两只虎眼凝视江面。突然，他神情骤然一紧，双目盯着江面瞬间发生的惨祸。一艘外国炮艇，冲向一艘过江的小木划子，“轰”地一声，小木划子船毁人落水。禽兽般的外国水兵却站在艇上高声笑闹取乐，然后扬长而去。

壮汉目不忍睹，肝肺气炸，他恨不能把这些狗强盗用双拳砸碎，为死难的同胞报仇雪恨。他咬牙切齿地“哼”了一声，右脚一蹲，堤坡被他蹲陷足有半尺深。接着他将辫子咬在口上，双掌“啪啪”地狠砍周围的柳树，顿时碗口粗的柳

树连连折断。壮汉一边砍树，口中一边愤愤地吼叫：“外国佬！外国佬！……”

半晌，壮汉停下，怒视江面。忽然，身后传来一声呼唤：

“金彪！”

金彪猛地回头，看清来人，叫道：“郑录。”

郑录一身学者的打扮，修长的身材，神态精干而庄重。他走到金彪身前，见金彪气冲冲的样子，略一寻思，道：“你是不是又见到外国人欺侮同胞的事？”

金彪“哼”了一声，重重地出了一口气。

郑录机警地朝四下看了看，语气郑重而乐观地说：“大清朝气数已尽，振兴中华的重任已落到我们身上。孙文、黄兴等人在槟榔屿开了秘密会议，估计会有重大行动……有一密件要派人去广州取回，我们湖北总部决定派你前往，你看……”

金彪激动地咧动着满嘴硬扎的落腮胡子，捏着青筋直暴的双拳，声如洪钟地说：“郑先生，我金彪从一个流落江湖的艺人，蒙你介绍加入同盟会，终生有幸能推翻朝廷，驱赶洋人，为我死去的父母兄妹报仇，上刀山也再所不辞，广州此行我去！”

郑录拍着金彪的肩头说：“好！不过，这次任务很艰难，由于沿途盘查甚紧，电讯又怕走漏风声，你取得密件以后，只能从广州步行回到武昌，万一有失……”

金彪慷慨激昂地说：“郑先生放心，哪怕赴汤蹈火，我也要安然无恙地取回密件！”

“好，你随我到总部，听我详细说明去广州取密件的情

况。”

金彪接受了任务，不几日便风风火火地赶到广州，直奔城郊的城隍庙。

城隍庙前，好不热闹。络绎不绝的善男信女，象潮水般地涌进朱漆的庙门。通道的两旁，各种商贩在此摆摊，叫卖声不绝于耳。算命的、测字的、耍蛇的、卖艺的等等，三教九流、五花八门，应有尽有。

金彪信步走在人群之中，不时伸颈踮足朝各围满观众的人堆中望去。最后，他来到庙侧的草地上，见一位精瘦的老汉挥着银晃晃的双鞭正在闹场子，人群渐渐围了过来，不一会便拥成一圈。

卖艺老汉收鞭，站在场子中间微笑拱手道：“诸位，在下是本城南拳师，为了给南来北往的贵宾凑点乐趣，我和我的对手金丝猴，”说着，他指着蹲在地上的金丝猴，金丝猴举着花枪，顽皮地望着它的主人，跃跃欲试。南拳师接着说：

“人猴对练一套单刀破花枪，拙技献丑，请看官多加包涵。”

金彪心中怔了一下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南拳师打量着，心中嘀咕：“他就是……”

南拳师操起单刀，“嘿”地一声，一个“仙人指路”朝金丝猴心窝刺去；金丝猴接着一个“拨云穿日”，隔开刀锋，直点南拳师面门；南拳师向后一闪，“唰”地一声，“金刀锁项”就要砍下猴头；金丝猴大叫一声，忙着一个“磨地十八滚”，死里逃生，泼猴勇猛刁顽地抖动花枪，一连串的偏卡带扎、缠丝换把、进步扎、斜身扎……南拳师见状，拚力相搏，刀如迅雷斩劈，推刀转环，拉刀削截，惊上

取下……

场子四周的观众，顿时象炸开了锅，一片喝彩声、惊叫声、掌声和哨声。

金彪在密匝匝的人群中挤到最前面，全神贯注地盯着南拳师场中卖艺的家什。

南拳师一个急停，跳去圈外，金丝猴也随即一个倒空翻跳开，双方握着兵器对视一下。

南拳师拱手道：“诸位，在下献丑了！”

南拳师话音刚落，铜钱叮叮当当地象雨点向场中飞落。

南拳师拱手称谢：“多谢诸位。不过，本人前来献技，并不是为了三餐一宿之钱，只是在闹市中会会南来北往的嘉宾，五湖四海的兄弟！”说着，目光象在寻找什么似的在人群中扫了一转。

金彪上前一步，正好和南拳师的目光相遇。金彪伸出大拇指说：“生意吉利呀！”

南拳师也伸出大拇指道：“闹中取乐！”

金彪又弯起大拇指说：“钱是用的！”

南拳师注意地打量金彪肩上的行囊和腰间插着的拳粗烟管，也弯起大拇指道：“水是流的！”

“江湖一把伞！”金彪说。

南拳师盯着金彪宽阔的脸膛，目光中流露出欣喜之色：“只吃不攒！”说完，歉意地对围观的人群拱手道：“诸位，多谢帮场，在下拙技献完，请诸位另赶前场！”

围观的人群扫兴地纷纷散去。

金彪上前拱手道：“南拳师，有祖传秘方吗？”

“你是……”南拳师审慎地盯着金彪。

“我是专程赶来投医的。”

南拳师正要说什么，顿时大道上人群拥挤，人声喧哗。两人朝大街望去，只见一排如狼似虎的官兵开来，前面是巡捕马队开道，中间是挥舞水火棍的兵丁捕快，后面是几个关押死刑囚犯的站笼。钦犯关押在站笼里，每人背上插着一个斩标，斩标上写着“同盟会乱党×××”。官兵们一边驱赶行人，一边凶神恶煞地吆喝：“闪开道！闪开！闪开！”

钦犯们个个昂首挺胸，一路高呼口号：“推翻帝制，共和必兴……”

金彪崇敬地望着押赴刑场的囚犯，激昂地赞道：“英雄！好汉！”

南拳师低声道：“客官，说话可得留心，如今广州城到处都有朝廷的鹰犬。”

金彪义愤填膺地说：“怕什么！哼，朝廷，朝廷只知道屠杀百姓，对洋人却是认贼做父！”

金彪话音刚落，一个穿戴阔绰的年轻人从旁走过，他斜视了金彪一眼，放慢脚步向前走去。

南拳师对金彪解释道：“客官不知，前几天广州将军孚琦被暗杀了，新近又听说孙文派人从水路潜入广州，朝廷又恨又气又急，一方面派人四处搜查，另一方面大举屠杀革命党人，方才押过去的钦犯你都亲眼见到了，还是多加小心为妙。”

南拳师的一席话，顿时把金彪提醒了，他见四下无人，说：“南拳师，我是来取货的？”

南拳师瞪起鹰隼一样的目光盯着金彪，疑惑地：“卖艺

之人，只有一身武艺，你找我取什么货？”

“黑匣子！”金彪说着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南拳师。

南拳师先是一怔，接着惊喜地问：“听口音你是武昌来的？”

金彪点头。

南拳师忙道：“此地不便，随我到寒舍一叙。”

南拳师急忙收拾卖艺的家什，把金丝猴扛在肩头，便和金彪一前一后向家里走去。

穿戴阔绰的年轻人从一棵榕树后走出，远远地跟在南拳师和金彪的后面。

第二章 墙外有眼 暗室露端倪 厅前大战 追杀起风云

南拳师的家座落在一条窄巷内，巷道全是青石条铺成。一座黄棕色的土房，房前是一个院子，房后拖盖一间矮屋，矮屋四周种着几株大榕树，树枝覆盖在拖屋的瓦面。南拳师领着金彪走到房前，停下脚步朝后面看了看，然后对金彪说：“到家了。”

金彪看了一眼门旁挂着的“南氏正骨伤科”的木牌，随南拳师进门步入院内。

正在院中练武的有一男一女，男的叫剑雄，长得英俊潇洒，他正对着扎成的草人百步飞镖，寒光闪闪的飞镖直射向草人的头部。女的叫桂英，长得俊俏苗条，她正在舞动双鞭，只听呼呼风声，银光圈圈，一忽儿鞭如银蛇吐焰，一忽

儿鞭似玉蟒扬鞭。

金彪乃是武林中人，见到如此超群武艺，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：“好功夫！”

剑雄和桂英闻声，几乎同时收手。

桂英上前道：“爹，回来了。”忙从南拳师手中接过家什和金丝猴。

剑雄望着陌生人，对南拳师道：“姨父，来客人了？”

南拳师点点头，以手示意金彪进屋。

剑雄跟上说：“姨父，让我给客人沏茶吧。”

“不用，好好练功吧。”

南拳师把金彪径直领到拖屋里面，这是一间暗室，四周密密实实，只有一小片亮瓦射进一丝亮光。南拳师侧耳听了一下四周动静，然后从墙缝中取下两块砖头，再伸手掏出一件紧包细裹的方形包袱。南拳师一边解着包袱，一边低声说：“这次，孙文、黄兴、赵声等人议定，要在广东大举起义，起义指挥部设在香港，由黄兴统一指挥……过去的起义都失败了，这次的准备才如此周密……”南拳师说着，已解完包布，露出一个黑得发亮的、十分精致的黑匣子，黑匣子呈长方形，盒面绘制着精巧的漆画。南拳师按动机关打开盒盖，轻轻取出上层的铜钱，然后露出一把金光闪闪的玲珑金剑，剑上镌刻着四个宋体字：炎黄上剑。南拳师将金剑拿在手中，揭去一层薄板，只见黑匣子的底板上，精雕细琢的一条青龙盘在上面，青龙和底板牢牢地胶合在一起。

金彪看了，不禁暗中惊叹，然后问：“南拳师，密件呢？”

南拳师说：“密件就藏在青龙里面，你看，龙颈下不是

有个小孔吗？如果用金剑的剑尖点一下，龙颈立刻断裂，密件便会从中飞出。”

金彪惊叹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南拳师接着说：“据说，这个黑匣子是马来西亚一位爱国华侨耗费巨资所制，匣中青龙不怕火烧，不怕水浸，是收藏密件的宝物。然后郑重地赠给孙文，作为这次声援广东起义的一份资力。”

金彪激动地看看金剑，又看看青龙，不禁脱口而出：“炎黄上剑，怒斩恶龙！”

“啊，你还是文武双全呀！”

“不，这都是我们总部的郑录先生教的，炎黄子孙，为了中华民族，一定要怒斩大清这条恶龙！”

南拳师信任地将黑匣子交给金彪，说：“金彪，黑匣子就交给你了，可得妥为保存呀！”

金彪如获至宝地接过黑匣子，庄重地说：“南拳师放心，金彪誓死护卫！”说完，将黑匣子在周身藏放，但看上去总是显得鼓鼓囊囊的。他寻思了一下，打开行囊，紧藏密裹地包扎在衣物之中。

南拳师用手摸摸行囊，道：“沿途千万小心谨慎，如到湖南地界不便，可去长沙柳氏武馆找我的师兄。城中搜查甚紧，你速速起程吧。”

南拳师话音刚落，蓦地一道黑影从亮瓦上闪过，接着瓦面轻微地响了几下。

南拳师警觉地叫了一声：“有人？！”

金彪惊诧。

两人惊慌走出密室，刚到正厅口，桂英端着茶盘迎上。

南拳师急问桂英：“方才有人来过吗？”

桂英答：“没有。……有事吗？”

南拳师：“瓦面上好象有人听风！”寻思片刻，又问桂英：“剑雄呢？”

“方才有个病人来求医，他见家里来了客人，便动手治了治。”

南拳师诧异地：“病人？我去看看。”

桂英拦着父亲说：“病人已经走了。”

南拳师沉思片刻，忙对金彪说：“金彪，恐怕有变，你快从后门走吧！”

金彪拱手道：“南拳师，桂英妹子，多保重，我告辞了！”

南拳师和女儿送金彪到后门口，双方拱手而别。

南拳师和桂英刚转到厅堂，剑雄兴冲冲走了进来。

南拳师问：“病人呢？”

剑雄炫耀地答：“姨父，病人腰部岔了点气，我给他推拿了几个穴位，他便好了。”

南拳师又问：“没留下遗患吧？”

剑雄望着姨父答：“姨父，您太过细了，我七岁和我妈学气功，以后又拜姨父深造了几载，一般的跌打损伤……”

南拳师对桂英说：“孩子，拿饭吃。”

桂英向厨房走去，剑雄也跟着走进厨房，两人端着饭菜向餐室走来，剑雄问：

“桂英妹，客人呢？”

“走了。”

“怎么到吃饭的时候让客人走了？呃，人家会笑话我们

寒酸的！”

三人正围桌吃饭，忽然院门被人“轰轰轰”地敲响，接着传来了吼叫声：

“开门！开门！”

“再不开门便不客气了！”

餐室内三人大惊。

南拳师惊叫一声：“官兵来了！”

剑雄怒骂起来：“娘的，吃顿饭都不得太平！”起身出去开了院门。

一群如狼似虎的官兵冲进来，当头的便是在城隍庙跟踪南拳师和金彪的那个年轻人，其余的是巡捕房的胡捕头和他手下的四大金刚。四大金刚各持兵器，拥进餐室，威逼南拳师和桂英。

剑雄上前质问胡捕头：“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为何撞进民家？”

胡捕头气势汹汹地说：“哼，阎王殿老子也敢踏，滚开！”转身逼视南拳师：“姓南的，快将人和东西交出来！”

南拳师理直气壮地说：“捕头，人都站在这儿，东西摆在眼前，要什么，请便！”

胡捕头声嘶力竭地叫道：“老东西，搜出来可要罪加一等，黑匣子、金彪，你交还是不交！”

南拳师一怔，仍默然不语。

胡捕头指使四大金刚：“给我打这贱骨头！”

四大金刚正要动手，剑雄箭步上前喝住：“不准动手！你们不分青红皂白，行凶打人，是何道理？如果不信，你们

搜嘛！”

胡捕头喝令：“搜！”

四大金刚和暗探动手翻坛倒柜，乱打乱踢。突然，惊动了蹲在一旁的泼猴，它跃起花枪，跑上几步，对准胡捕头的屁股一枪刺去。

“哎哟！”胡捕头一声尖叫，跳起来用手摸摸屁股，鲜血流满双手。他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一只泼猴，恨得咬牙切齿，一个弹腿猛力踢在泼猴身上，可怜泼猴惨叫一声便咽气了。

四大金刚和暗探搜遍了全房所有角落，一无所获，只好气馁地回到厅堂。

剑雄提着死猴，怒指胡捕头：“捕头，人犯法，猴子也犯法吗？赔！”

四大金刚怒冲冲围住剑雄厮斗，剑雄也不含糊，挥动拳脚，力拚四大金刚……

南拳师急叫：“剑雄，住手！”

剑雄边打边吼叫：“跟他们拚了！”

桂英见剑雄寡不敌众，正要冲上，被南拳师一把拉住。桂英挣脱不得，心急地喊叫：“剑雄，快跑！”

剑雄闻声，忽地腾空跃起，跳出重围，跃上窗台，高喊：“姨父、表妹保重！”飞遁而去。

胡捕头和暗探交换了一个眼色，急令：“快追！”

胡捕头率领几个打手翻窗追去。

桂英焦急地问：“爹，事已败露，怎么办？”

南拳师也狐疑地问：“他们怎么会知道得这样清楚呢？”

桂英恍然大悟，对南拳师说：“方才带头撞进来的那个

家伙，便是装病让剑雄医治的！”

南拳师埋怨她：“你怎么不早说……看来情况危急，万一金彪……”南拳师焦急不安地踱来踱去。

桂英沉思一下，说：“爹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我想，你老人家速去香港暂避一时，我追去察个究竟，你看……”

南拳师寻思一下，说：“孩子，事不宜迟，你速速追去吧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一定要设法帮助金彪把黑匣子送到武昌！”

“孩儿知道了，爹爹多保重！”说完，操起双鞭缠在腰间，飞身而去。

第三章 乱坟岗 蒙面人试阵 灌木丛 桂英女被困

金彪取得密件，急忙出了广州城，此刻正疾走在郊外的小路上。他看看日头偏西，时近黄昏，便加快步伐，大步流星地奔到一片乱葬的山岗。此处格外阴森，树高林密，野蔓繁生，碑石斑驳，野兽奔跑，金彪不禁打了个寒颤。突然，身后一阵风声，知道不好，他慌忙转身，冷不防一只大手“夜叉探海”伸到腰间；他急忙一个“拨云推月”的快招隔开大手，只见一蒙面人换招欺进，“青龙探爪”直取金彪背上的行囊。金彪一惊，来人肯定是要截取密件，必须认真对付。他顾不上进击，只得以被动的招数“豹头搂怀”，将行囊挪到胸前，以手护着。蒙面人欲夺行囊不得，施展出“掏心抓”的绝招，五只硬如钢钉的指头直刺金彪心脏；金

彪躲闪不得，急运内功于胸前，顿时前胸犹如铁板一块，待蒙面人五指接触，只听“嘭”的一声，蒙面人指力反弹转来，金彪也踉跄向后退了两步，好在内功有素，脏腑并未受伤。蒙面人知道，气功只能练内脏，不能练在五行，于是，他运气于两指，“二龙抢珠”直插金彪两眼；金彪见势不妙，一个“鹞鹰升天”腾起，瞅准蒙面人来不及收回的手臂，一个“凌空截翅”蹬踢在手臂上；蒙面人“哼”了一声，手臂着伤，闪后两步，看到金彪正好落在一个坟前的碑石面前，后无退路，大吼一声，犹如饿狼扑食扑向金彪，一个“柳叶阴风掌”呼地打出去；千钧一发之际，金彪手快眼尖，将身一侧，避过掌风，只听“嘭”的一声，碑石竟被拦腰打断，金彪心里一惊，顺手“哗”地撕开蒙面人的黑色面罩，不禁一愣，蒙面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南拳师的弟子剑雄。金彪怒问：“你这是为何而来？”

剑雄微笑拱手道：“我是南拳师的弟子剑雄，金彪大哥，好功夫！”

金彪怒道：“剑雄，我金彪与你河水不犯井水，你为何对我下此毒手？”

“金彪大哥误会了，”剑雄连忙解释：“大哥有所不知，自你走后，官府便派人抄了我们家。看来大哥肩负重任，小弟放心不下，镇守广州城的官兵武艺高强，沿途又都有他们布下的暗探，万一失手，我们怎好交待？方才小弟略施薄技，只是试探一下大哥身手如何，这才好放下心来，不然，我便陪大哥同行。”

“你说的可是事实？”金彪狐疑地问。

“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为了救姨父，我还和官兵拚斗一